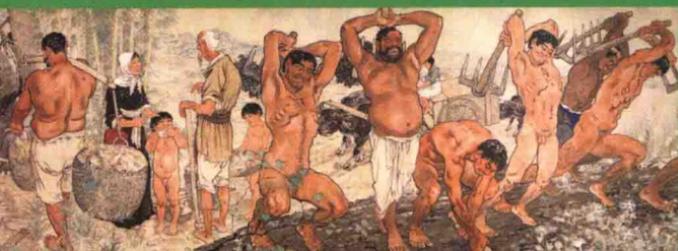


中華文史專刊 14



文學史的書寫及其不滿

陳岸峰 著



中

此書先從胡適的《白話文學史》掀起轟轟烈烈的新文學革命開始，並以錢基博的《現代中國文學史》與周作人的《新文學的源流》對胡適《白話文學史》以至於新文學的逆向論述，以呈現新文學運動中新、舊兩陣營以至於在新文學陣營內部的頹頹書寫。1949年之後，文學史的書寫基本淪為政權確立之論述，王瑤的《中國新文學史稿》為他帶來無盡的批判與屈辱，唐弢等人歷時二十多年所集體編寫的《中國現代文學史》塑造了官方主宰現代文學史書寫的樣板，而身處海外的夏志清則在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中立意抗衡，並企圖勾勒出不受時代影響的文學「大傳統」。20世紀的文學史的書寫，既可見文學的發展，而文學史家的姿態，思維之所向，更是百年中國風雨飄搖之縮影。

此書名為《文學史的書寫及其不滿》，乃仿佛洛伊德(Sigmund Freud, 1856-1939)的《文明及其不滿》(*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*)。「不滿」，指的是文學史書寫的不圓滿而致有嶄新的書寫的出現，時代在改變，思潮亦隨之，「不滿」是永恆的現象，亦是學術動力之所在。

陳岸峰

ISBN 978-988-8290-56-7



9 789888 290567



聯合出版集團

Published in Hong Kong

定價：港幣98元



聯合出版集團



香港藝術發展局  
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

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  
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

建議上架分類：中國文學史

中華文史專刊 14

文學史的書寫及其不滿



陳岸峰 著

中華書局

□ 責任編輯：陳小歡  
□ 裝幀設計：甄玉瓊  
□ 排版：張盛  
□ 印務：林佳年

# 文學史的書寫及其不滿

---

□

著者  
陳岸峰

□

出版

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 
電話：(852) 2137 2338 傳真：(852) 2713 3292  
電子郵件：info@chungwabook.com.hk  
網址：http://www.chungwabook.com.hk

□

發行

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 
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 
電話：(852) 2150 2100 傳真：(852) 2407 3062  
電子郵件：info@suplogistics.com.hk

□

印刷

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
香港觀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室

□

版次

2014 年 6 月初版

© 2014 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□

規格

特 16 開 (210 mm × 148 mm)

□

ISBN：978-988-8290-56-7

謹以此書獻給葉少嫻教授

## 推薦辭

---

關於文學史的書寫，自然是以作品為主，評論高下。不過同時要在大量浩如淵海的作品中挑出有代表性的話題，反映時代風神，建構理論體系，各取所需，有時還是得靠點機緣和幸運的。陳岸峰指出夏志清在小說史中專論張愛玲、錢鍾書、姜貴等，就因為剛好收到他們的著作，因此順便放在一塊作考究和論述；而王瑤、唐弢等可能未及見這批資料，或視而不見，也就完全不提了。本書前有〈導論〉一章，主要探討文學史的書寫及其意義〔性質、功能、史家意識〕、建立成科與政治干擾、「重寫文學史」的思潮、非偶然的擦身而過、現代文學史的分問題五項，帶出很多建設性的觀點。作者引用陳思和說的，「它更需要證明，必須從材料出發，尊重客觀存在的科學性；它更需要批評，文學史家面對的是人類精神符號——語言藝術的成品，只有在審美層次上對他們作出把握，方能真正確立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意義。」其實也就是在嘗透了王瑤、唐弢等官方論述的苦果之後的覺悟之言，必須撥亂反正。「百年文學史的書寫，既是可見文學的發展，學者的風貌，更是百年中國風雨飄搖之縮影」，文學與政治息息相關，看來也是一語中的了。

陳岸峰所選 20 世紀現代文學史的專著六種，通過嚴格的篩選和過濾之後，應該還是體大思精的著作，各有優點的，甚至可以互補不

足。期待會有比較全面、相對客觀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專著出現，希望我們的期待不會落空，早日呈現。

香港藝術發展局評審委員

香港中文大學退休教授

黃坤堯

2014年2月18日

# 目 錄

---

推薦辭 i

## 第一章 導論

- 一、前言 2
- 二、文學史的書寫及其意義 3
- 三、獨立成科與政治干預 9
- 四、「重寫文學史」的思潮 15
- 五、非偶然的擦身而過 20
- 六、現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 24
- 七、章節安排 27

## 第二章 革命與重構：胡適的《白話文學史》

- 一、前言 30
- 二、文學史的革命 31
- 三、白話文學的範圍 35
- 四、重構的跋涉及其不足 40
- 五、「上卷」之外的補闕 57
- 六、疑古思潮與白話文學史的建構及其影響 59
- 七、結語 64

### 第三章 發憤以抒情：錢基博的《現代中國文學史》

- 一、前言 66
- 二、錢基博生平及其文學旨趣述略 68
- 三、文·文學·文學史 70
- 四、文學史觀：「返本修古」與「有往必復」 74
- 五、態度之轉變 77
- 六、文學史方法論 94
- 七、治文學史之意義及其目的 97
- 八、結語 107

### 第四章 追源溯流，旁敲側擊：周作人的《新文學的源流》

- 一、前言 110
- 二、文學·原始文學·純文學·俗文學 112
- 三、治文學史的方法 121
- 四、追源溯流：公安派與新文學運動 125
- 五、旁敲側擊：八股文之提倡 128
- 六、「理想國語」之構思 135
- 七、結語 143

### 第五章 開山之作與政治審判：王瑤的《中國新文學史稿》

- 一、前言 146
- 二、開山之作 148
- 三、書寫模式：開始、性質、領導思想及分期 152

四、重點修訂	156
五、政治審判及其影響	163
六、兩個版本的比較	165
七、結語	179

## 第六章 政治宰制與書生遺恨：唐弢的《中國現代文學史》

一、前言	184
二、毛澤東思想的影響	187
三、政治宰制的文學史書寫模式	197
四、作家的評價問題	204
五、文學史家及其意識	213
六、想像中的「中國現代文學史」	220
七、結語	224

## 第七章 政治頡頏，建構傳統：夏志清的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

一、前言	226
二、政治傾向與「文學價值為原則」	227
三、「大傳統」的建構	231
四、從文學史的書寫到政治立場之爭	250
五、文學的鄉愁	255
六、反省與檢討	258
七、結語	260

第八章 總結 261

徵引書目 264

後記 274

# 第一章 導論

# 一、前言

20世紀肇始，中國已有文學史的書寫。1904年，在北京京師大學堂授課的林傳甲（歸雲，1877—1922）編寫了第一本中國文學史。<sup>1</sup>同年，在蘇州東吳大學，黃人（摩西，1866—1913）也正編撰作為教材的《中國文學史》。<sup>2</sup>1917年，適值五四運動爆發，由胡適（適之，1891—1962）與陳獨秀（仲甫，1879—1942）所領導的新文學運動亦燃起燎原之火，胡適所書寫的《白話文學史》更掀起了百年文學史的高潮，此書既揭開白話文學史書寫之潮流，更引來無窮的思索。其後，周作人（周櫬壽，星杓，1885—1967）的《新文學的源流》與錢基博（子泉，1887—1957）的《現代中國文學史》雖姿態互異，各具心思，均先後對胡適的《白話文學史》及其文學史觀作出挑戰與修訂。

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，風雲色變，現代文學史之書寫成為政權確立之政治論述，民國時期文學史書寫之思想激盪，渺難再

- 
- 1 據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，第一本中國文學史乃由林傳甲所撰1910年由武林謀新室出版的《中國文學史》。有關林傳甲《中國文學史》的相關論述，可參閱陳國球：〈「錯位」文學史：林傳甲的「京師大學堂國文講義」〉，《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45—66；夏曉虹：〈作為教科書的文學史——讀林傳甲《中國文學史》〉，載陳國球等編：《書寫文學史的過去》（台北：麥田出版社，1997），頁345—350；戴燕：〈中國文學史的早期書寫——以林傳甲《中國文學史》為例〉，《文學史的權力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171—179。
  - 2 相關論述可參閱戴燕：〈文學史的力量——讀黃人《中國文學史》〉，《文學史的權力》，頁191—210；王永健：〈中國文學史的開山之作——黃摩西所著中國首部《中國文學史》〉，《書目季刊》，1995年第1期（6月），頁13—26。

期。王瑤（昭琛，1914—1989）的《中國新文學史稿》出版後，不為官方所接納，招來無盡批判，遂有唐弢（越臣，1913—1992）等人奉命集體編寫之《中國現代文學史》，而海外的夏志清（1921—2013）卻早以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，獨自抗衡大陸以官方意識形態書寫現代文學史之流弊。百年以來的文學史書寫，可謂曲折而坎坷。

## 二、文學史的書寫及其意義

### 1. 性質

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，歷來「文」、「史」不分家，從《戰國策》到《史記》，既是歷史，亦是文學。關於文學與「文學史」之別，以及兩者之功能，錢基博有如下闡述：

夫史以傳信。所貴於史者，貴能為忠實之客觀的記載，而非貴其有豐厚的主觀的情緒也，夫然後不偏不黨而能持以中正。推而論之，文學史非文學。何也？蓋文學者，文學也。文學史者，科學也。文學之職志，在抒情達意。而文學史之職志，則在紀實傳信。文學史之異於文學者，文學史乃紀述之事，論證之事；而非描寫創作之事；以文學為記載之對象，如動物學家之記載動物，植物學家之記載植物，理化學家之記載理化自然現象，訴諸智力而為客觀之學，科學之

範疇也。不如文學抒寫情志之動於主觀也。<sup>3</sup>

錢先生提出兩點值得注意：一、文學史之為「史」者，貴在客觀的記載，而文學則貴在抒寫情志之主觀；二、文學史乃紀述之事，而文學則重抒情達意。重要的是，他認為前者「不如」後者，因為前者乃科學，而後者乃創作。依其判價，文學創作乃高於文學史的書寫。基於以上的定義，他認為司馬遷（子長，約前 145 或 135—前 87）的《史記》與胡適的〈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史〉並非文學史，原因在於前者乃「發憤之作」、「工於抒慨而疏於記事」、「其文則史，其情則騷」，即是說司馬遷在記事上仍具「史」的特性，可是整體上偏向於抒情；至於胡適該文，則因為「褒彈古今」、「好為議論」、「成見太深而記載欠翔實」，故亦被劃為非文學史之列。<sup>4</sup>

謝無量（1884—1964）則認為文學史「屬於歷史之一部」；<sup>5</sup> 其後中國文學史的作者如顧實（1878—1956）、穆濟波（1892—1978）、胡懷琛（季仁，1886—1938）、鄭振鐸（西諦，1898—1958）、胡雲翼（南翔，1906—1965）、游國恩（澤承，1899—1978）等都作如是說。及至張希之（1909—）撰寫《中國文學流變史論》時，文學史就明確地被規定為「特殊的歷史科學」。<sup>6</sup> 而在歷史學者顧頡剛的《當代中國史學》中，俗文學史之研究則更是以小說及戲曲為主。<sup>7</sup> 由此可見，文學與歷史以及文學史之間的關係，錯縱複雜，涇渭難分。

3 錢基博：《現代中國文學史》（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86），頁 4—5。

4 錢基博：《現代中國文學史》，頁 4—5。

5 謝無量：《中國大文學史》（上海：中華書局，1924），頁 43。

6 張希之：《中國文學流變史論》（北平：文化學社，1935）。

7 顧頡剛：《當代中國史學》（上海：勝利出版公司，1947）。

文學史之編寫，一方面是為記錄文學的發展脈絡，如此一來，作家的作品無論是否不再存世，或為政治干擾而禁毀，其作品與文學觀點均可延續下去；另一方面，文學史之編寫也可為後來者所資鑒，惟有如此，文學創作方有發展與突破的可能。同時，文學史因為有了歷史敘述的性質，因此它是一種追憶與編撰，是在歷史想像中進行，正如戴燕所說的每一部「中國文學史」著作的完成，都曾經過敘述上的虛構與情節化的操作。<sup>8</sup>戴燕甚至由此而推論說：

如果要說 20 世紀「中國文學史」的敘事模式是靠著歷史學的滋養形成的，是歷史主義的一個神話，也許並不算誇張。<sup>9</sup>

從王瑤的《中國新文學史稿》到唐弢等集體編寫的《中國現代文學史》，皆證其言非虛。虛構與情節化的文學史書寫，如同造假，而遺憾地卻出現在 1949 年之後的現代文學史書寫中。

## 2. 功能

一個國家、民族可以藉着文學史之編寫，「維持一個社群與身份的共同感覺」。<sup>10</sup>正如華茲華斯（William Wordsworth, 1770—1850）指出，假若英國人不再對莎士比亞（William Shakespeare,

---

8 戴燕著：《文學史的權力》，頁 48—49。

9 戴燕著：《文學史的權力》，頁 49。

10 Perkins, David, "The Functions of Literary history", *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* (Baltimore: The Johns Hopkins UP, 1992), p. 180.

1564—1616) 與米爾頓 (John Milton, 1608—1674) 有任何反應，那麼他們的身份已經改變了。<sup>11</sup> 維持一個民族的共同文學想像，正是文學史的主要功能之一。

此外，文學史作為對過去文學遺產的呈現、評價及總結，其所突顯或壓抑的對象，實與主導的意識形態密不可分。縱使文學史並不可能完全客觀地反映文學的過去，<sup>12</sup> 它雖永遠受制於現在 (present)，但是文學史家卻往往將傳統視為重塑現在的資源，<sup>13</sup> 更將當下的意識投射於過去，令過去反映他們的關心與意向。<sup>14</sup> 胡適《白話文學史》之建構，正在致力於國民啟蒙與文化復興。然而，1949 年之後，從王瑤的《中國新文學史稿》到唐弢等編寫的《中國現代文學史》，現代文學史均淪為黨同伐異，建構神話，既是確立政權的合法性，亦是凝塑共產陣營的集體革命意識。文學史遂往往淪為政治工具，其書寫則為達至特定的政治目的而任意挪用。

文學史雖誠如陳思和所言「不能不是研究者主體精神的滲入和再創造」，<sup>15</sup> 然而他也指出：

它更需要證明，必須從材料出發，尊重客觀存在的科學性；它更需要批評，文學史家面對的是人類精神符號——語言藝術的成品，只有在審美層次上對他們作出把握，方能真

---

11 Perkins, David, *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*, p. 180.

12 Perkins, David, *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*, p. 182.

13 Perkins, David, *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*, p. 181.

14 Perkins, David, *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*, p. 182.

15 陳思和：《筆走龍蛇》（濟南：山東人民出版社，1997），頁 107。